

13.08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华容文史资料

第 二 期
(总第十期)

《华容文史资料》编辑室编

1988年6月20日

目 录

- 一、彭老总大义惩恶霸 1
 - 二、桃花山抗日根据地的片断回忆(续二) 5
 - 三、《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日记》选登(二) 10
 - 四、记私立南山初级中学 13
 - 五、洞庭历险记 21
- 5

13.06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华容文史资料

第 二 期
(总第十期)

《华容文史资料》编辑室编

1988年6月20日

目 录

- 一、彭老总大义惩恶霸 1
 - 二、桃花山抗日根据地的片断回忆(续二) 5
 - 三、《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日记》选登(二) 10
 - 四、记私立南山初级中学 13
 - 五、洞庭历险记 21
- 5

彭老总大义惩恶霸

郭文斌 口述

我是1898年11月12日生。原籍湘潭十三都马家河（现属株洲县马家河乡）同彭老总（德怀）同年同乡。我原名叫贵二伢子，郭文斌这个学名是当兵时取的。

1918年，我在南县荷花嘴孔家茶楼加入了湘军第5混成旅工兵营1连9班当兵，那时，彭老总当这个班的班长。营长袁植，平江人。彭班长对我说：“郭文斌，我也苦呢！我14岁讨米到南县，不满18岁就到湘军当勤务兵，后才到9班当班长。”

彭老总当班长时，每天晚上，我总看到他坐在床铺上练习写字，写到深夜才睡。

1919年我部参加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战役，彭班长领着我们打了好几仗。部队开到湘阴的新市街（现为汨罗市）后，编到湘军老2师刘钊部下，在驱张战役进攻宝庆时，排长李润生身负重伤，下落不明，连长周磐便令 我 代理排长。至湘阴时，正式任命他当排长。1921年7月彭又 代理连长，率加强排驻在华容注滋口。

彭老总爱护老百姓，很同情劳苦群众。他经常在晚饭后到驻地附近的农民家扯谈，了解到当地恶霸地主欧盛钦仗着他老兄是赵恒惕督军署的少将参议，借势欺压穷人并强占了贫苦农民姜子清

多年淤积起来的稻田苇地的情况。姜子清向老总要求帮忙，回城地，彭老总一调查，不仅姜子清的情况完全属实，而且还查到了欧盛钦的其他许多劣迹，如他兼任当地的税务局长及堤工局长，巧立名目，滥增百姓税收，强占良田房产、放高利贷，还强逼买膏苗，真是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彭老总很气愤，决定惩治这个恶棍。一天晚上，他委派了一班长王绍南及两名战士（他们3人都是秘密的救贫会成员），自己则装成老百姓，由姜子清带路，去找欧盛钦算账。

第二天，老百姓传说，欧盛钦昨夜被杀了，还贴了一张无名布告，宣布他的罪状。大家都暗暗叫好。

过了几天，部队开拔，我们乘坐小火轮，从三仙湖到湖阴登岸，向平江进击沈鸿英的流窜部队，离开了注滋口。

不料，在1921年11月底，我国驻长沙河口一带时，有一天因部忽然派了一个姓徐的特务排长来通知彭老总到长沙开会。听说在途中彭老总被埋伏的一班士兵将他抓住了。原来是杀恶霸欧盛钦的亭拔他老兄告发了。好在一个青年士兵在过捞刀河前，暗暗给彭老总解松了捆他的绳索。彭老总在船离岸不远时，那个姓徐的排长来抄他口袋里的银圆，彭老总乘其不备，猛地一撞，把那徐排长撞到了河里。彭老总便一纵身跳上岸，飞快跑了。士兵们只向天放枪，也没去追赶，彭老总得救了。当时，我们听了都非常高兴，这事后来就不了了之。

以后，听说彭老总逃到了广东，后又回乡种田，1922年进了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1923年8月，才回到6团1连任连长。

1926年初我离开部队回到南县。后在南县当农会纠察队长。“马日”事变后，我跑到沅江部队搞了几个月，又回南县进了清乡队。

1927年初，彭老总带部队到了南县对河的梅田湖（属华容县），在梅田湖驻了两个月。梅田湖有个大地主叫“阎大王”，他家开耕种有坑，有不少田租。彭老总当时任营长，他的部队就驻在“阎”家。当时部队生活困难，“阎大王”却餐餐大鱼大肉，灶房里也挂满了腊肉。彭老总指着那些腊肉对士兵说：“蠢家伙，这些腊肉吃不得？”那些士兵便你一块我一块提走了。“阎大王”知道后很生气，找到彭老总气冲冲地说：“营长，营长，你的兵把我的腊肉提跑了！”彭老总回答说：“我的兵遭孽呢，大老爷的腊肉不吃，吃哪个的去？”

过了些时，彭老总截获了“阎大王”写给县政府的信，信中诬告彭老总的马吃了他家的马草饲料。彭老总一拳击在桌面上，破口大骂：“狗入的阎大王，简直是个泼皮无赖，一条疯狗。”要抓他去游街。“阎大王”再三说愿给全连发三个月军饷。彭老总回答说：“狗入的，谁要你的臭钱，要赎罪，得打锣游街，不准再欺压老百姓。”

不久，彭德怀的部队开到麻河口，“阎大王”便找一些穷人算账，说他们在彭老总面前告了他，又说士兵提走了他家的腊肉是他们情愿的，要他们赔腊肉钱。这些穷人跑到麻河口，找到彭营长说了“阎大王”要算账的事。彭营长立即写了封信送给“阎大王”。信上说：如再不老实，不仅要吃你的腊肉，还要你的脑袋呢！“阎大王”从此便再也

不敢找穷人要还腊肉钱了。

彭老总在南县驻防时，我在共靖乡队任班长。当时当地的
大绅绅和地主恶霸对独立5师师长周磐送礼，送万民伞，到有名的
饭馆请吃饭，由名妓作陪，也请过彭^{老总}。彭^{老总}却在请贴上批着
“无耻”二字退回，给了反动豪绅当头一棒。

后来，彭老总升任国民革命军湖南独立第5师第1团团长。／
1928年7月，他率部参加了平江起义，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

〔附记：作者郭文斌系革命老人，现住南县。此稿由平江县政协文
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提供，本刊略有删节。〕

桃花山抗日根据地的片断回忆（续二）

包梅村 口述

我县桃花山根据地属石公华县第六联乡管辖，包括华容境内的三郎堰（三郎、桃花、九伏岗一带）、塔市、砖桥（集成、江洲、洪山一带）、墨山等4个乡和岳阳境内全义、全心、广兴3个乡，共计7个乡。共有耕地面积10多万亩，人口5万多人。其中根据地田亩，人口约占60%，其余为灰色区域（即敌与我交叉控制的地区）。

当时田赋（亦称公粮、农业税）的征收情形，

一是自上面下进行宣传发动。1944年秋，县委委员赵沛／（财政科长）带领了一个公粮征收工作组来六联乡，负责宣传发动，我六联乡区委书记王芸夫（安民）等亲自参加。当时全石公华县共分6个公粮征收组，行政上属县行委财政科领导。财政科编制30人，6个征粮组各三至四人，任务很重，征公粮、地方税、公债、支出管理、上解结算等^均为科内日常业务，况且战时流动性、变化性很大，我们经常上县结算，解款总不容易找到县行委所在地。

1945年3月，县委副书记李秉凡来东山，对征收公粮工作亲自作动员报告，并同时部署“二五减租”。李亲自主持在现在的东山乡青山村河溪庙内召开征收公粮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200多人，包括各乡政人员，各乡知识青年征收员（即征员），本联乡各乡保长和村民代

表等。会上，李素凡同志作了动员报告，强调了征收公粮的意义，减免范围，要求各殷实户自报真实亩积，率先交粮；贫苦户田少、人多可以减免等。当时，三郎乡有个殷实户易天君（过去当过伪区长，家有十多担田），钻当时“三三制”政权的空子，为首率先抗拒，且煽动多人围攻联乡办事处副主任李方义（爱民）。王芸夫（区委书记）等知悉后，即带人前往弹压，易即被追交出应纳公粮。

二是分散征收公粮。根据地征收田赋是按当时实际地区性质执行的。根据地直接征收粮食，指定各乡交纳地点。因无大的集中粮仓，采取分散寄存在基本群众家中的办法。由联乡及各乡财政股造具存粮册，除本根据地军食、地方行政需用外，其余上缴江北襄南行署。敌我交错地区的公粮，则采取实物折价方法征收货币，以有利任务完成。

征收公粮的收据由县行委统一印制，系石印平版对开盖骑缝公章的二联收据。当时因战争年代，不分成价，只按亩征收，每亩估产400斤上下，按25%的田赋率征收，每亩约征公粮100斤左右。灰色区域因田亩难于估实，又不能直接征收实物，因此公粮负担比根据地要少。据我们回忆，桃花山根据地（包括岳阳河西3个乡）地域虽大（约10多万亩耕地），但由于边沿地区多，加以田亩不实，每年大约征收公粮仅5000多担，且尾欠甚多。1944、1945两年公粮折款共约征收入库在4000担稻谷左右。当时征粮负责人尚有白圭、吴翰香（江洲乡人）等人健

在，不实之处，容后修正。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9月份，我们六联乡在县行委的指示下，将1945年度征收的公粮2000多担从寄存在群众家中的粮食逐步集中到离长江较近的槎港山、艾家咀、青竹沟、望夫山、廖家湾、倒马岩等处（1000多担）还有千多担在本地区乡保集中待运，我们六联乡经手运到江边的有600多担，准备运往江北。后来这批军粮因船只缺少，运过长江的只有白圭同志用40多匹骡子运走了一些粮食，其余部份因江南支队北撤，全部被当地乡、保长“地头蛇”等瓜分了。

由于我们偏居一隅，与江北上级联系困难，不知情况，当时还在一鼓作气地运粮，却不知敌人已到了九伏岗。此时只有另一收粮负责人白圭同志在石首槎港山遇到一位交通员告诉他“赶快过江北”的消息，白得通知过去了。而我们当时却未得到通知！此时从四川用轮船运来的国民党四方面军王敬久部两万多人在调关登岸，分两路行军，一路经伯牙口、石华堰、墨山铺；另一路经九伏岗入桃花山，过三郎堰出洪水港赶往岳阳上火车去华北接收日军投降，抢占地盘。我们在杀猪港看见了王敬久总司令的布告才知道军情政局变化，只好放弃运粮，隐蔽在桃花山。当时支队部在禾场岭（平奎村）还驻扎着一个排，也未得到撤离的通知。

11月中旬，所谓“华容剿匪司令”袁振基，副司令徐上达派兵在桃花山抓走50多人，经过零星的“保释”，最后剩下我和吴

翰香、朱贴宣（乡通讯员）等8人被解往县城。路上押解警察敲竹杠，有意给我一件棉背心要我背上，当天大雨，两手被缚，不慎失掉了，他用枪头捅了我几下，要我赔偿，说那背心是鸭绒的，要值光洋30元，问城内有没有？我答应有，才未打我，便将我解到北门打豆腐的方启明姐夫家保证代为赔30元光洋，才又把我们8人一起关在东门程义盛的防空洞里。后又把我们送进北门临时警察局监狱内，以后转押在西门文庙内。每天派兵监督当苦力，清挖砖渣、马粪等，一个多月以后，我家里到处托人营救，卖掉我哥哥1担多田才放我出狱。我就一直逃跑在外。

1946年我同黎光剑等同志回家探望想搞点钱再出去，于古历8月14日到家，躲着过了一个中秋节，16日便又突然被徐上达逮捕。这一次同时被捕的有李鹤松、黎光剑、廖上珍等4人。路经长岗庙时，我被捆在茶馆里的桌腿上。伪议长何文采的叔父何老二看见后用他卖肉的屠刀，砍了我两刀背（因为我收了她的税，他恨我入骨），当被警察拦住说是要交话的到县里交差。他们将我们解到三封寺时已快天黑，便关在三封寺的碉堡内。由于我当时年纪比李、黎、廖等小些，有几斤蛮力，便在傍晚翻碉堡顶出来，用捆我的绳子，从顶上吊下逃跑。后来李鹤松、廖上珍俩同志被徐屠户用麻袋装着甩到河里壮烈牺牲。黎光剑因其族人黎金喜（徐的干父）的“两子”才被“破格”用锄头打死埋在县城北门外放羊洲上，让这亲人收了一个全尸。

我从三封逃脱后，再次跑到湖北江陵秦家场何祖芹（原六联乡南坎山税卡卡长）家，蒙其收留保护，佯称我是其表兄，并为我找到一个教私塾的饭碗，改名为“危复安”（蒋子辉也在此改姓王）以教学糊口。直至解放。

（祁鸿翥 整理）

《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日记》选登（二）

1938年12月2日

朱 婴

天刚拂晓，我们就起来。把行李搬在船上，仍乘原船渡河只留3人驾船，我们大伙人还是走路。可是这里还是没有正路，只是披茅践草地前进，而草上的露水使得我们每个人的鞋袜以至于衣裤都湿透了，然而我们的精神还是愉快的。我们走了一会，看到了河滩上有很多人在那里忙碌地劳作，是捕鱼吗？还是在……从远处望来莫测究竟，只等到了近边，向劳作的人们一问，据说是“淘金”啊。“淘金”呀！这名词我很熟悉的；然而我生平就没有见到过，谁知离我们家乡几十里的地方就有这样一种生活，我真是太浅见了哟！现在既然被我发现，一定不能放过机会。于是，我就象法官审问犯人似地对一个正在劳作的老人开始发问：

“你们一天淘多少钱呀？”

“每天三四角不等，好的时候，也可能淘一而块钱。”

“是否每年都有？都在这个地方？”

“是的。”

“有了多少年？”

“七八十岁的老人从小时候就看到这里‘淘金’，据我想，一定是从藕池溃口后这里有河了才有的。”

“含金的沙有多深？”

“约河三寸不等。”

“有发财的没有？”

“没有，没有。”

.....

至于淘金的方法，系用长方形的一块大木框，内编以细木条，很紧密的，一端着地，一端搁在齐腰高的架上。另用筛箕一个，把地面上的沙泥用铁钎刮到筛箕内，然后再放到大木框的上端。再用小桶汲水往筛箕上冲流，于是泥沙随水而化直流到地，而里头所含的金砂因重量的关系便在水条的缝隙内留着了。到了积了相当数量，又用一个上面有两只交叉提手的很光亮的黑漆长木盘，把金砂用刷子刷到盘内，于是黄灿灿的金粒便在黑黑的木盘上发出了闪闪的光彩。

在那附近渡了河，只几步路便到了藕池。我们去找当地区署，区长郭君很客气，他马上叫他的职员替我们找妥了房子，我们就从船上把行李搬进去。

出乎意外的是，当我在区署会见郭区长的时候，石首县的县长刘逸尘先生也在那里，我正有宴宴他，由郭区长介绍，我们便在一间会客室内彼此握手相见了。对于找房子，他也从旁托付了郭区长。因为他另外有宴宴，我们就订定了晚上再会的时间。

这天一面休息，一面预备明天的宣传工作。

到了晚上，刘县长没有来，我以为这是中国官场中普通的习气，毫不为怪的，所以我也就很快地睡了。只等到我从梦中惊醒，觉得

有人叫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查夜的，假如不是外面有人说“县长来看朱校长儿子”，我的这颗忐忑的心，还是不能平静下来。果然，比别的县长不同，他这样肯践约，这样无官气，这样对人有礼貌，如果他是从旧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我想是决不能如此的。

我把我们的学校和他谈了一会，他也表示无限的惋惜。

（待续）

记私立南山初级中学

·周华泰 陈协巍·

(一)

华容地处洞庭湖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在旧社会，由于教育事业不发达，文化落后。1942年以前，华容没有中学。青少年学生在小学毕业后，大部分失学，少数家庭富有学生，要想升学，必得去岳阳、长沙等地。当时交通不便，外地中学收费高昂，学生家长深愿送子弟去外地读书，费用太贵而苦恼。

抗战期中，日军攻陷岳阳、长沙。两地学校均迁往湖西南山区。学生无法前去。此时，华容、南县、安乡三县仅有湖南初级中学一所（设在南县），每学期只招收新生两班，大部分青少年学生都有向隅之叹。群众迫切要求增设中学，以满足学生升学要求。

1941年，我县南山各界人士和教育界耆宿周仁、罗喜闻、何廷锡、王名孚、张先缘等20多人倡议兴办南山中学，接管前南山高等小学校产（禹庙公产），计有水、旱田土1700多亩，渔湖2个，经报请湖南省教育厅批准，成立“湖南私立南山初级中学校董会”，由校董会推荐周仁任董事长兼校长，罗喜闻为高董事长，张先缘为校产经理。随即勘定校址在华容南山罗家嘴，开始兴建校舍，制办校教具。经过一年的筹建工作，学校规模初具，通于／／1942年上期正式开学，招收新生两班。由于老师教学认真，学

生成绩较好，深受群众赞扬和支持。

詎料日军于1943年3月10日攻陷华容县城。翌晨 敌机3架在罗家嘴上空投下燃烧弹数枚，校舍付之一炬，学校不得已被迫停办。

在灾难深重的日子里，沦陷区学生迫切要求学校继续开学。校长周仁为关心学生的学业，接受家长和群众的要求，并商得校董会的同意，遂于1943年秋，将学校迁至安化县东坪复学。在这次筹备复学工作中，因校产沦陷，无法收租接济，原有老师又多逃难星散，真是一无钱，二无人，困难重重。周校长顶风雪，冒酷暑，历尽艰辛，为学校筹款请人，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当时湖南省教育厅所在地的耒阳，和商业繁荣的湘潭、永丰等地，向有关人士和朋友们呼吁筹款。东坪学校的日常工作，则由 主事刘开国处理，到1944年，周本人才回校亲自主持工作。

在东坪复学后的南中，办有初中7个班，有男女学生300多人，教职员20余人。教师中有不少在当时教育界颇有些名气。如语文老师贺冕、数学老师黎曙、美术老师王雁秋（湖北人，现为武汉有名画家），还有教外语的挪威国籍老师贝士伟（译音）夫妇，教理化和音乐的美籍华人梁铸雄博士和陈道慈夫人等。由于认真办学，校风正，学风好，在当时东坪5所公私立中学中，学生成绩优良，深得当地群众好评。故当时家长送子弟到东坪读书，皆以能考进南山中学为荣。

1945年春，何康理担任南中教务主任，8月，日军投降，国土光复。举国欢腾。周校长即返华筹备迁校事，翌年1月，由何康理负责率同师百余人，将南中从东坪迁回华容，改校址在北景港。当时因日军刚撤，家乡惨遭战争灾害，满目疮痍，百业萧条，百废待举。周校长与校董会负责人罗喜闻等精心规划建校计划，暂时先租赁民房改为校舍，在这种艰苦环境中，仍使弦歌不辍。南中在艰苦创业中，以陶行知的“教、学、做”三字为校训，使全体师生爱校如家，故遇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以后由于战争创伤的逐渐恢复，农村经济情况的日趋好转，学生入学人数增多。使由7个班扩充为8个班，由300多人增为400余人。原租赁改建的校舍不够，乃陆续修建礼堂、教室、办公室、会议室、宿舍、食堂、澡堂、厕所等约计6500多平方米。连年来，由于学校一再扩建，费用支出过大，而校产收入则因税捐奇重，及灾害频频，却年年减少，因之学校经费入不敷出，年年赤字，负债累累。这些债务都系周校长个人借贷而来，而学校无力偿还，便弄得他身心交瘁，积劳成疾，经医治无效。不幸于1949年2月病故于南县湖南医院。周校长原本系富有之家，因毁家兴学，已落得身后萧条，无钱葬殓。幸得罗喜闻、何康理等校董出面，集资治理丧事，方得圆满归土。

南中在周校长主持期间（1942至1948），共招收学生21个班，约1000人。已毕业班次有11个班，毕业学生约